

诗

歌

文

化

读

本

邢海珍 著

中国新诗三剑客

李松涛 王鸣久 马合省诗歌艺术论

本更迭与流派喧哗，检点一波波诗潮汹涌里的珠
视，并愈加清晰而挺拔地映入我们的眼帘。
没有他们骨中含钙、锐中含钢、阳中含火的诗歌，
度与厚度；没有他们以拳拳赤子之心对历史的深刻
刚气度，我们这个时代，必将是一个缺少锐利痛感
景象的经典：“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
根性与创造光芒犹如新时代的“莫邪”，在水与火的磨
，始有人格高矗，方见诗成大器。
，民风淳厚，人杰地灵，文化的景观异彩纷呈。在中国新
三位心灵的歌者，以不同方式汲取着这块土壤中坚忍自强、
相近的艺术追求，高擎手中的长诗力作，在这方黑土地上完
。而我所以要把这三位诗人单独提出来放在一起说，并不是因
文学史上罗曼·罗兰有著名的《巨人三传》，中国盛唐诗歌有冠绝
战友，后又与李松涛为空军的战友；而李松涛与王鸣久同居一城，
人行”，是指在当代诗歌的精神、艺术群落里，这三位诗人有诸多充
例。

春风文艺出版社

诗

歌

邢海珍 著

中国新诗三剑客

李松涛 王鸣久 马合省诗歌艺术论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邢海珍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诗三剑客——李松涛 王鸣久 马合省诗歌艺术论 / 邢海珍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313-3483-5

I. 中… II. 邢…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 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0917 号

中国新诗三剑客——李松涛 王鸣久 马合省诗歌艺术论

责任编辑 王一冰

责任校对 范丽颖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60mm×230mm

字 数 445 千字

印 张 27

插 页 2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483-5

定价: 3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6230023



邢海珍 1950 年农历七月十五

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1978 年入大学读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绥化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绥化学院中文系教授。有文论专著《诗意的美质追寻》《文学传统批评》《生命在风雪中——梁南论》《诗在灵魂高处》，诗集《远离微笑》。

目 录

1	绪 论：在时代深处三剑并立
2	1. 三人行，没有任何约定
13	2. 大气磅礴，有诗为证
25	3. 人文圣火的高执与承递

上 篇：李松涛论

37	第一章 执著前行的诗歌朝圣者
48	第二章 早春时代的生活抒情
48	1. 打开诗歌天空的第一缕炊烟
52	2. 寻求突破的爱情诗
56	3. 徜徉在新时代的诗美叙事
62	4. 浪漫而深情的军旅诗
71	第三章 纵横古今的沧桑之辨
72	1. 惊人的蜕变与雄伟的奠基
78	2. 啄木鸟：穿越时空的大象征
85	3. 轻松与沉重：诗的灵智之光
91	4. 沧桑图景中的深度觉醒
97	第四章 注目人类的忧患之歌
98	1. 踏水而来的警策之声

105	2. 山水告诫：人性人情的缺位
115	3. 生存的信心，人类的另一个春天
124	第五章 震荡时空的雄浑交响
125	1. 诗的建筑，跨文体巨制
130	2. 悠远而沉重的“黄河情结”
142	3. 人物：中国历史的“心声”
153	4. 独标忧患：诗意的大境界

中 篇：王鸣久论

163	第一章 生命的强音在诗中起航
181	第二章 穿越岁月的不倦骊歌
182	1. 人之子的寻根与灵性觉醒
191	2. 文化深度中的“青铜”歌唱
200	3. 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执灯者”
214	4. 铅华洗尽的汉字黄花
225	第三章 现代九歌的精神苍茫
227	1. 充满痛感的人文大歌
245	2. 苍茫独步的忧患情怀
259	3. 高远之地的终极之思
271	第四章 创造炼火中的诗学之思
272	1. 血性精神：以生命写诗
279	2. 秉持独立的人格操守
287	3. 诗歌艺术创造的追求

下 篇：马合省论

301	第一章 静听生命深处的灵异之音
314	第二章 思想苦难与诗意风流
315	1. 在心灵中延伸的岁月
321	2. 诗人的自救与超度之路
330	3. “悖论”中的诗性之美
338	第三章 高拔而独异的历史风景

339	1. 远景中“大诗”的优雅
347	2. 超越性反思及艺术转轨
353	3. 情境的内在性及终极指向
361	第四章 灵魂远路上良知的声音
362	1. 长诗之长与精神高度
372	2. 悲剧浸润中的“英雄”情结
384	3. 特定语境中的诗意伸展
389	4. 简短而深情的歌唱
407	结 语：诗意生命之旅的启迪
408	1. 忧患与批判是诗人不容放弃的道义担当
414	2. 精神高度与人格力量是诗歌的生命源泉
420	3. 现代与传统相融合是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绪论：在时代深处三剑并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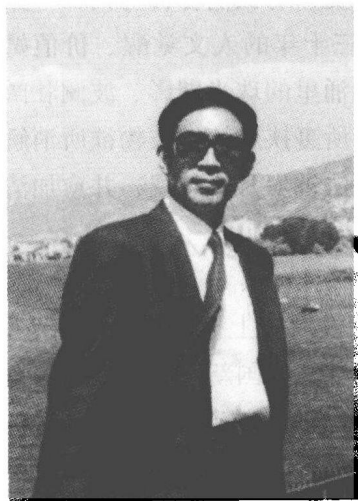
中国新时期诗歌伴随着当代中国的沧桑巨变，与我们甘苦与共，一路风雨同行。站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上，回望三十年的人文觉醒、价值嬗变、文本更迭与流派喧哗，检点一波波诗潮汹涌里的珠光璐影、波澜壮阔中的大浪淘沙，放眼社会大转型中文学被市场所裹挟、精神被物欲所消解的文化现状，有三个卓然并立的身影，注定无法被岁月所忽视，并愈加清晰而挺拔地映入我们的眼帘。

在新时期诗歌版图上，有这样三位诗人：李松涛、王鸣久、马合省，我称他们为“新诗三剑客”。他们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诗人，没有他们骨中含钙、锐中含钢、阳中含火的诗歌，中国新诗将会缺少应有的硬度和热度；没有他们对艺术神圣性的秉持，对人文精神的坚守，对责任与使命的自觉担当，当代诗歌将缺少应有的高度与厚度；没有他们以拳拳赤子之心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现实的痛切关注，“朦胧诗”后的思想品格与美学境界，将丧失应有的深度和广度；而没有他们特立独行、逆风而动的大忧患之声和阳刚气度，我们这个时代，必将是一个缺少锐利痛感并让文化良知蒙受羞愧的时代。认真读他们的诗，你会认识到好诗最基本的素质，你会像我一样认定，他们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最优秀的诗人！

他们的名字由汉字的精魄铸成，而汉字携着的历史背景，是那样迷茫而深远。中国古代大文论家刘勰对于“神思”的描述，堪称诗之灵魂景象的经典：“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①汉语文化传统的熏化和陶冶，现代人格思想的确立和形成，三位诗人的艺术根性与创造光芒犹如新时代的“莫邪”，在水与火的磨砺后应运而生。寒光出鞘，雄姿英发，在时代的深处三锋并立，以稀有的清醒与沉静提示着这个世界，历久弥坚。天地之间，他们潜心为诗，始有人格高矗，方见诗成大器。

1. 三人行，没有任何约定

巍峨山海关外，土地相连的黑吉辽三省，山河辽远，一派莽莽苍苍，深具历史色彩的日光月华，照亮了广袤的深颜色泥土。物产丰饶，民风醇厚，人杰地灵，文化的景观异彩纷呈。在中国新诗发展近百年的历史上，东北大地的白山黑水出现过许多为之努力奋斗并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的优秀诗人，而李松涛、王鸣久、马合省三位心灵的歌者，以不同方式汲取着



诗人李松涛

这块土壤中坚忍自强、豪迈豁达、大刚大柔、善良淳朴的人生态度和文化基因，进而以各具风采的诗歌闪耀诗坛，行走天下，最后，他们以共同的价值指向、相近的艺术追求，高擎手中的长诗力作，在这方黑土地上完成了一次醒目的精神集结，也为中国新诗打造了一个新现实主义的标高。

在中国新诗的绚丽星空上，近百年来，可以说是银汉满天，群星璀璨，一簇簇星座、一条条银河以各自的光芒构成了醒目的辉煌。而我所以要把这三位诗人单独提出来放在一起说，并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形

注释

①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1月，第295页。

成一个诗歌流派或结成一个创作团体，也不是因为我对中国哲学里这个内涵丰富的“三”字情有独钟——尽管在世界文学史上罗曼·罗兰有著名的《巨人三传》，中国盛唐诗歌有冠绝千古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宋代有闻名遐迩的“三苏”：苏轼、苏辙、苏洵；当代小说界则有“三驾马车”的称谓。

实质上，在中国新时期诗歌发展的大空间中，三位诗人尽管相互有着密切相遇与交往：马合省曾先与王鸣久为基建工程兵的战友，后又与李松涛为空军的战友；而李松涛与王鸣久同居一城，情谊甚笃达三十年之久，但在诗歌创作上，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约定，每个人都处在个人自由写作的状态中，我这里所讲的“三人行”，是指在当代诗歌的精神、艺术群落里，这三位诗人有诸多充满时代色彩的共同之处，为探觅、研究新诗潮的发展与变迁，把握中国新诗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可资钩沉、独具价值的典型范例。

A. 共同的出生年代。

三位诗人都出生在 1950 年代。

李松涛年长，生于 1950 年，原名李荣阁，笔名源桥父。辽宁昌图人氏，成长于抚顺，现居沈阳。空军大校。一级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新诗学会会长，中国诗歌学会理事。1979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 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他还是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

王鸣久次之，生于 1953 年，吉林省梨树县人。1972 年入伍，2000 年解甲还家，现居沈阳。1993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

马合省最小，1954 年出生，河南省清丰县人。1972 年参军，1988 年转业地方，现居哈尔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这个出生的年代几乎是与新中国同步的，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要和他的父老兄弟和全体民众一起，踏上一个激烈变动、充满坎坷与艰辛的生活旅途与精神旅途。反右斗争、集体化运动、大跃进、大饥饿、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这一连串的历史大事件，无法不对他们的成长和生命记忆产生重大影响，打下了深深印痕；尤其 20 世纪 60 年代中

期，是中国社会空前动荡的一个特殊时代，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席卷神州大地——这一年李松涛十六岁刚刚初中毕业，王鸣久十三岁、马合省十二岁，都正在读小学。因全国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三人全都学业中断。正是求知若渴的好年华，却走进了文化损毁和文学荒芜的历史困境，这应该是人生和世界的一大悲哀。凄风苦雨，血光泪痕，三位诗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长大，开始直面世界和人生。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因为青春的饥渴而悄悄走近文学，人生开始与诗结缘，这或许是冥冥之中一种命运的“圈定”吧。而三位诗人在青少年时代文化营养的相对贫瘠与思想生活的高度“格式化”，也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造成理性精神的吸纳、复苏与价值判断的深刻反弹。

李松涛长诗《无倦沧桑》有这样一段表述：

我，从娘肚里一爬出来，
就陷入了杂色教导的重围。
我被点拨着、启迪着、指引着，
无数列祖列宗先哲师长，
都想把我塑造成他们的样子。
各不相同的手势，
为我指出各不相同的道路，
仅有的双脚困惑丛生，
袜子和鞋伴我无所适从。

政治无所不在的庞大，青春的困惑与困窘，由此可见一斑。而独立思考，也最容易由此而萌生，并在适当时节舒张开去。

B. 共同的乡村背景。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城里的孩子没有故乡。其实，在很大意义上，乡村的生存环境更具有天然的童趣，更有利于孩子心灵世界的发育。田野蛙鸣，土炕草房，乡村和童年是文学艺术成长的摇篮，对于孩子走向文学艺术、对于天性中真善美的养成，有着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度。

李松涛、王鸣久、马合省三位诗人都在乡村出生，都有过或长或短的

童年乡村背景、或苦或甜的底层人生体验。

李松涛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四合乡，学前的生活是在乡村度过的。七岁随父母迁居抚顺，初中毕业后又到抚顺县抚南公社养树大队以“知识青年”身份插队。这两段农村生活使诗人深深怀有田园情结，乃至后来长期居留城市，却总是感念乡间风物。近年干脆在农村购置了一所住房，一年中至少有半年在那里居住，穿行林荫，莳弄菜蔬，听屋后空山鸟语，看檐上云卷云舒。

王鸣久诞生于吉林省梨树县一个叫“生”^①家屯的小村。这个普通的平原荒村，冬天里大雪原一眼望不到边，夏天里青纱帐连绵不断，放羊、捡柴、打鸟几乎是少年王鸣久的经常性功课。幸运的是，他身边有一位慈祥清知的知识长者，这就是诗人的外祖父，是这位外祖父呵护着他的童年，也把他带进了神奇的文字世界。

马合省诞生于河南省清丰县古城乡马庄，中原的风土和黄河的水脉养育了一个诗人的童年时代，少年时曾裸赤着肩膀帮母亲拉沉重的板车。后来他在山西太原读小学，直到“文革”开始，学校不再正常上课，他又回到了河南老家。故乡泥土中的根系渐渐伸展开来，从中原大地伸向东北的松花江畔，诗人以自己的经历和心性拓展了“中国北方”的概念，他的诗于是有了包容天地、气壮山河的大景观。

对于一个诗人的成长来说，这样的经历无疑是重要的。田野和村庄充满了自然的气息，天地质朴开阔，自由的风中流淌着童年的奔跑和欢笑，这些闪烁于心灵深处的影像，使诗人们总能寄以无限深情，留下永难忘怀的记忆。所以，李松涛因抒写“知青”山村生活的《第一缕炊烟》而一举成名，王鸣久的《关东大地》百首系列组诗全是以乡村生活与自然山林为背景，马合省诗中有那么多对乡村父老乡亲的体恤与关爱，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更为紧要的是，与养育万物的泥土的亲近，与淳朴的乡风民俗的厮磨，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人格结构与心灵质地，坚忍、刚强、宽厚、温

注释

① 读音为 gǎ，亦可写作“嘎”，这是一个极少用到的字。

情，更有作为一位诗人最不可缺少的平民意识和大悲悯。李松涛在长诗《拒绝末日》中对村头的“一棵老榆树”充满谦恭与叹惜，王鸣久在长诗《哭泣的藏羚羊》中为一群喋血精灵而长歌当哭，马合省在长诗《远去的火焰》里给一只被猎杀的东北虎写下几百行的悲愤诗句，便足以证明，传承千年乡间的大善良在诗人心底的积淀该有多么深厚和持久，它溶解在诗的骨肉之中，并必将与富有良知的诗人终生相伴。

C. 共同的军旅生涯。

1972 年与 1978 年，三位诗人先后走入军旅。投身行伍，成为军人，这是三位诗人人生经历中一个最显在的相同点，也是他们成为新诗“三剑客”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文要素。对于他们来说，“军旅”是一种特殊的机遇，这里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人生舞台，也为他们的诗歌写作带来了更为坚实的依托和视野的开阔。如果他们不走进军旅，他们的诗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或者说，他们未必能有今天的成就。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激情，他们的责任意识，以及他们诗中深具的正义感，与他们的“军旅”环境，与他们的军人身份有着血肉难分的关系。在一种特有的人文场域中，人的心气精神、人的思维方式都会有其特殊状态。

三人之中李松涛出道较早，他 1969 年发表处女作，1978 年调干入伍进入沈阳空军创作室，那时已是名声赫赫的诗人了。王鸣久于 1972 年 12 月刚刚入伍的同时发表处女作，1977 年开始在《人民文学》等文学大刊上发表诗作，影响渐大。马合省与王鸣久同年参军，1977 年发表处女作，1981 年与包括王鸣久在内的四位军人合出了抒情诗集《一柄出土的宝剑》，成了备受瞩目的青年诗人。

检点三位诗人的创作路程，我们会发现，他们最重要的诗歌作品几乎都是在军旅生涯中诞生的，他们所有的艺术成就都与军旅有着血肉关联。

在进入长诗写作之前，以第一部诗集《第一缕炊烟》而名满诗坛的李松涛先后出版了抒情诗集《诗的脚步》、军旅题材诗集《云影与松风》《凝固的涛声》、叙事诗集《没有完成的爱》《女性插翅的浪漫》及小说、散文集《夕域》等九部著作，创造能量高强度喷发，成为上世纪 80 年代诗歌大潮中最具影响力的军旅诗人之一。

而王鸣久和马合省在发表大量短诗之后，也分别以军旅诗集《我是一

片橄榄叶》和《问津草》正式跨入军旅诗人行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鸣久先后出版了抒情诗集《东北角》《东方小孩》《宁静光芒》《青铜手》《最后的执灯者》，中篇小说集《蓝桥》等九部著作。

马合省在重走长征路后，于1987年推出抒情诗集《苦难风流》，其独特的现场感和痛切的反思精神，把历史与现实贯通为一体的从容和深刻，以及语言的凝练与质朴的表达，顷刻轰动。他也因为这部经典之作，而成为中国诗坛的著名诗人。离开部队后，又有《莫愁》《过去的爱情》《永远的人》多部诗著出版。

20世纪80年代，是诗歌醒来的年代。在时代大变革的惊雷震响中，新文化曙光出现在东方的天际，中国的诗歌犹如诗人顾城那首传诵一时的名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诗的题目为《一代人》，仅两句诗，却精确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迷茫与思考，忧患与奋进，时代和社会的沉重压力构成了一种天性中寻找“光明”的生命潜能。

斯时，“朦胧诗”运动先声夺人，批判现实主义高唱“归来的歌”，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诗情激荡，华夏沸腾，摆脱极端的政治桎梏后，高扬的个性精神和启蒙思想以诗歌为引领，闪射着艺术的精神亮度。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觉醒的关键性历史时刻，李松涛、王鸣久、马合省三位诗人也随之一抖，以良好的创造姿态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在新诗发展的巨大历史潮流中，恰切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社会转型和思想解放的宏大历史背景，为他们茁壮成长提供了绝对重要的条件。他们当时和之后的诗作，是中国诗歌醒来的典型标志。

作为当代知名的军旅诗人，军旅诗仅仅是他们诗歌创作的一小部分，无论当时与现在，他们的诗歌视野和境界远不是“军旅”二字所能局限的。然而，不能不承认，军旅生涯开阔了诗人的胸襟，锤炼了诗人的气度，并塑造了他们强烈的家国意识与英雄情怀。这种男儿的英雄情结与精神沉郁，从三位诗人对他们的前辈——军人兼诗人的深情书写中，便可一目了然。

我们先看李松涛诗中的《岳飞》：

你两个字的姓名，正面是历史的勋章，背面是民族的疮疤。

循环往复的二十四种“节气”里，有你恒温的“气节”。一块中原大地般宽厚的脊背，针针见血地负起母亲香案前的叮咛：“精忠报国”！不幸的是，报国路，让昏君奸臣联手弄得曲曲折折，险象环生。

一身盔甲，令所有的对手溃不成军。然而，你敌得过面前的攻打，却经不起背后的谋杀。

你忠于谁，谁就决定你的生死。朝赐你钱财，午赐你宅院，暮赐你美女的人，说不定何时心血来潮便赐你一死。皇帝的心机如同川剧的变脸，信手一抹，表情就换了颜色。可你忙于出征，忙于布阵，忙于厮杀，便不曾留心，天子的褒奖是一种带回钩的暗器。你醉心于把战表化作捷报，更不曾注意，金銮殿不露声色的檐角，已勾勒出风波亭的雏形……

阴谋子时出笼，十二道金牌是十二个夜叉，旋风般将忠良捉拿。

昨天的猎人，今天的猎物——你角色的转换过于险陡，连敏于寒暑，看惯沉浮的黄河，事先都毫无预感。（那条黄河途经你故乡时咳嗽一声，于是，河南之河让汤阴泡汤。你生于“黄泛”，死于“风波”——你的一生都同“水”相关。）手上铐子，脚上镣子，颈上枷子，最沉重的驮在背上——那母亲的至嘱，如今成了要命的包袱。当竖着的脖颈，同一柄横着的杀机狭路相逢，你才晓《满江红》的写作，是从入世之初洪水漂移的木盆上起笔，而在一块陌生的磨石上结束。

莫须有的屠刀阴毒地咧下嘴，宏文顿成断章！

夕阳裂落，忽然与大石相撞，血光滔滔喷溅，涂染页页红帆，船踉跄，浪蹀躞，黄河倒抽一口凉气，痉挛改道。漫空繁星，是黄水永远也洗不掉的血点子！

奇冤！亭间是佞贼一个人的狞笑，亭外是满天下无数人的痛哭。

精忠报国——这本应砌进民族四壁的四个字，每一笔都该万寿无疆。可你人还未抵不惑，命已暮为构思之外的残简。滚烫的座右铭，一下子变成了冰凉的墓志铭。黄河反射出的万束光线，犹如乱箭穿心。（幸亏那识字也识大体的岳母先行一步，否则她

这白发人该怎个哭祭黑发的独生子?)

岳飞呀，你八百五十年前的一腔热血，化作了中国历史的一把冷汗。

再看王鸣久《剑之五：辛字醉》中的辛弃疾：

一粒“辛”字，使中国的喉咙，
经久地疼痛。
你站在那里，像一个汗血味的楷体，
支撑着历史的眼睛。

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
——灯不是那灯剑还是那剑而人呢？
棋局之外，一枚残卒，
楚河汉界犹在，
大将军已无处点兵。

杯里白发已白，
边上青草正青。
人看剑时剑犹铮铮作响，
剑看人时人已老泪纵横。
心高不过天，
命薄不过纸，
千古热血一口口吐成千古慷慨悲凉，
金瓯不整，
你只能是半壁英雄。

而遍地稼禾枯零，
轩院颓圯，
终叫冰天跃马的儿女意难平。

遇庸主，剑不幸，
剑不幸，谁之命？
问遍三千平仄满目无声。

再看马合省《石头》里的李兆麟：

读了那么多的书
挎了那么久的枪
即使有着看穿烽烟的眼睛
却无法看透这座房子
这大都市的随便的一个地方
生长着怎样的秘密

他风度潇洒
他是真正的男人
他吃尽了北中国辽阔的冰雪
他的心是蓬勃的火焰
他使远远近近的树和山冈
都感到了深刻的暖意

而此时此刻
他的燃烧的辉煌的岁月
和他一片热烈的历史
竟在这么一个女人的卧室里
倒抽出一口冷气

都是大英雄一大悲剧！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虽各有千秋，但诗歌主题与悲剧意识却呈现着惊人的一致：一样的对军人前辈的真情敬仰，一样的对英雄命运的深沉慨叹，一样的对壮志未酬的扼腕痛惜，一样的对昏庸、邪恶势力的强烈愤慨。由此可见，军人的血性和精魂、军人的悲壮与雄浑已经深深渗透进他们的生命，并熔铸成了共同的精神向度与艺术气质。